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Distr.: General
17 December 201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禁止酷刑委员会

第 387/2009 号来文

委员会在 2013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22 日第五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Sathurusinghe Jagath Dewage(由律师 Christopher Yoo 和巴尔曼难民组织的 Luke Pistol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澳大利亚
申诉日期:	2009 年 6 月 1 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13 年 11 月 14 日
事由:	将申诉人驱逐至斯里兰卡的风险
程序性问题:	有充分理由认为, 如某人被驱逐至另一国家, 将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
实质性问题:	未经证实和不符合《公约》
所涉《公约》条款:	第 3 条和第 22 条

GE.13-49768 (EXT)



* 1 3 4 9 7 6 8 *

请回收



附件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

通过的关于

第 387/2009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Sathurusinghe Jagath Dewage(由律师 Christopher Yoo 和巴尔曼难民组织的 Luke Pistol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澳大利亚

申诉日期: 2009 年 6 月 1 日(首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7 条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Sathurusinghe Jagath Dewage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的第 389/2009 号申诉的审议,

考虑了申诉人和所涉缔约国提交给委员会的所有资料,

通过了如下:

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做出的决定

1.1 申诉人是 Jagath Sathurusinghe Dewage, 斯里兰卡公民, 僧伽罗族, 生于 1970 年 11 月 23 日。他称, 将其从澳大利亚驱逐回斯里兰卡将违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3 条。申诉人由律师代理。

1.2 2009 年 6 月 30 日, 根据议事规则(CAT/C/3/Rev.5)第 114 条(前第 108 条)第 1 款, 委员会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查申诉人的申请期间, 不要将其驱逐回斯里兰卡。

事实背景

2.1 申诉人出生于斯里兰卡马特莱区 Aluthgama 村，是马特莱区斯里兰卡交通局的一名雇员。他的家族以支持统一国民党而闻名，他本人在 18 岁时作为一名积极分子加入了统一国民党。1996 年，中央省统一国民党部长任命他担任 Aluthgama 村的统一国民党组织负责人，任务是招募新成员加入该党。

2.2 1998 年，这名部长要求申诉人竞选统一国民党下属的全国雇员工会委员会成员。他先是当选为工会中央省组织委员会成员，后又当选为全国雇员工会交通局中央省委员会的组织负责人，这是一个高级领导职位。他的职责包括维持全国雇员工会成员群体的完整和处理组织事务。

2.3 申诉人的工作成绩包括：创建了一个帮助失业工人的基金，修复了一辆公共汽车，作为运送工人去医院的应急车辆。许多工人受到这些福利的吸引，加入了全国雇员工会，这损害了斯里兰卡自由党人民解放阵线的利益。他注意到工会成员参与制度存在不平等，从 2000 年开始公开批评这项制度，并鼓励全国雇员工会成员不要去上班，与此同时，斯里兰卡自由党和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参加了他们的集会。由此，斯里兰卡自由党和人民解放阵线对于申诉人的反感日益加深。

2.4 由于失去成员，并因此失去选票，人民解放阵线和斯里兰卡自由党的成员经常与申诉人发生冲突，有几次还对他进行人身骚扰。2000 年，人民解放阵线在马特莱区 Pradeshiya Sabha 分区议会中的一名领导人，L.A.先生，特别积极地骚扰申诉人。众所周知，L.A.先生参与了人民解放阵线的激进派，据称，该派别曾经杀害政治对手。1988 年和 1989 年，激进派发动了反政府的暴力叛乱，L.A.先生当时就是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据称，L.A.先生因在叛乱期间杀害统一国民党成员而被判入狱；1994 年，人民解放阵线掌权，L.A.先生从监狱获释。到 2000 年，L.A.先生了解申诉人的政治活动；经常有 10 到 12 名男子在晚上到他家里来找他。这促使申诉人于 2000 年从马特莱搬到 Gokarella，但他继续在马特莱工作，并继续作为统一国民党组织负责人，在 Aluthgama 村开展活动。

2.5 2001 年，在选举新一届总理之前，申诉人参与了组织一场抗议交通局私有化的全国性罢工活动。在统一国民党赢得 2001 年大选胜利后，他加入了全国雇员工会青年联盟，随后被选入马特莱的统一国民党青年联盟。

2.6 2001 年大选至 2004 年大选期间，申诉人在工作场所时常受到骚扰，但没有像 2001 年之前那样频繁。统一国民党在 2004 年的大选中失利，斯里兰卡自由党和人民解放阵线合并，成立统一人民自由联盟，并组成政府。在大选结束后的大约两周时间内，申诉人知道自己会受到骚扰，没有去上班。由于交通局车场有警察，他最终回去工作了，但人民解放阵线和斯里兰卡自由党的成员不让他去考勤表上签名，而其统一国民党的其他成员则获准签到。申诉人向警方提出申诉。结果，骚扰加剧。2004 年 6 月，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他被调往 Teldenya 的另

一个车场，这里只有他这一名统一国民党成员。尽管被调动了，但人民解放阵线和斯里兰卡自由党成员继续以各种形式对他进行骚扰，包括死亡威胁。

2.7 在调动两个月后，斯里兰卡自由党工会秘书告知申诉人，他将被调到位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冲突地区的 Trincomalee 车场。申诉人决定辞去交通局的工作，靠种菜卖菜维持生计。

2.8 2004 年 9 月，申诉人就斯里兰卡自由党和人民解放阵线对于他的所作所为向统一国民党提出申诉。据称，在调查他的诉状后，统一国民党政治报复委员会在标注日期为 2005 年 8 月 20 日的信中确认，申诉人受到严重的政治报复和不公正对待。与此同时，由于找不到工作，并且有人在找他，申诉人决定离开斯里兰卡。2005 年 1 月 25 日，他试图入境日本，但没能成功，被迫返回 Gokarella 的家中，并开始为统一国民党组织活动，以迎接 2005 年 11 月的总统大选。2005 年 7 月的一个星期天，申诉人正准备去市场买食物，L.A.先生开车过来，用僧伽罗语让他上车。申诉人感到困惑和害怕，觉得如果拒绝上车会更加危险。在前往 Gokarella 市场的路上，L.A.先生询问了关于他的政治活动，并用枪指着他说，他应停止为统一国民党工作，然后就把他推下了车。

2.9 由于人民解放阵线知道申诉人回到了 Gokarella，申诉人和他的妻子开始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在 Trincomalee 的一个朋友家里暂时待了一阵，但由于警察对于他们出现在猛虎组织冲突地区的原因表示怀疑，他们不得不返回 Gokarella。此后，申诉人尝试通过早些时候曾经为他安排赴日本签证的同一个人(猛虎组织成员)获得离开斯里兰卡的签证。申诉人到此人的珠宝店付给他帮助办理签证的酬劳，就在当天，警察检查了这家店铺。此人带着申诉人穿过一条地道，来到一间房间，里面装满了属于猛虎组织的武器。当申诉人意识到他将因向猛虎组织提供金钱而受到政府指控时，要求放他离开。但对方没有让他走，而是把他绑到一把椅子上，房间里的两名男子(据称是猛虎组织成员)堵住了他的嘴。他们用刀割伤了他的喉咙，他晕了过去。

2.10 申诉人在地道里的房间里被关了大约 7 个小时，随后在珠宝店被关了大约三周，2005 年 9 月 18 日或 19 日，他得知签证已经办妥。他被安排与另一名男子一起前往澳大利亚的墨尔本。2005 年 9 月 22 日，申诉人抵达澳大利亚。由于他在墨尔本一个人也不认识，便与一群泰米尔人待在一起。2005 年 11 月 4 日，申诉人根据 1958 年《移民法》，向澳大利亚移民、多文化和土著事务部提交了保护(XA 类)签证申请。

2.11 申诉人第一次为获得保护签证去见移民官员时，由于害怕被送回斯里兰卡，没有告诉移民官员自己是如何获得澳大利亚签证的。后来，移民官员询问申诉人，他在墨尔本与哪些人待在一起。由于申诉人当时仍与猛虎组织的支持者待在一起，这些人能够查看他与澳大利亚主管部门关于保护签证适宜的往来信函，申诉人没有向移民官员透露在斯里兰卡时猛虎组织成员是如何对待他的。

2.12 澳大利亚主管部门获悉了申诉人在科伦坡是如何获得签证的，数月后，一伙泰米尔人闯进了他妻子在 Gokarella 的房子，毁坏了一些财物，并留言威胁杀害他全家。申诉人的妻子搬到了 Trincomalee，他从此再也没有收到关于妻子的消息。2009 年 2 月 9 日，L.A.先生、Yatawaththa 分区议会和马特莱发展理事会的官员闯入了他母亲的房子。申诉人的母亲受伤，并于 2009 年 3 月 10 日向马特莱医院警察局报案。¹

2.13 2005 年 12 月，澳大利亚主管部门认为，申诉人担心在斯里兰卡受到迫害是毫无根据的，因而拒绝了他的保护签证申请。申诉人向难民审查法庭提出复议申请，于 2006 年 4 月 18 日被驳回。2006 年 5 月，申诉人向澳大利亚高级法院就难民审查法庭的判决提起司法审查申请，高级法院于 2006 年 7 月 28 日将申请发回难民审查法庭。2006 年 7 月 28 日，他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诉，但于 2007 年 7 月 31 日被驳回。2007 年 8 月 28 日，他再次向澳大利亚高级法院提出申诉，但于 2007 年 11 月 20 日撤回申诉。²

2.14 2007 年 12 月 19 日、2008 年 11 月 28 日、2009 年 3 月 11 日和 2009 年 5 月 27 日，申诉人向移民事务部长提出干预申请，但所有四次申请均被视为不符合准则而未被转交给部长审查。2009 年 6 月 5 日，澳大利亚高级法院判决暂停审理申诉人的案件，两周内暂停驱逐，以便移民事务部长能够更加详细地调查这起案件。在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原始申诉时(2009 年 6 月)，这起案件正在等待澳大利亚移民事务部长做出最终决定。由于申诉人几乎可以肯定他将在两周后被驱逐，他决定向委员会提出申诉。

申述

3.1 申诉人称，将其强行遣返斯里兰卡将违反《公约》第 3 条，这是由于他担心会因过去作为统一国民党和全国雇员工会交通局地方组织负责人开展的活动，遭受斯里兰卡当局的酷刑。

3.2 申诉人还称，在当前情况下，如果将其遣返斯里兰卡，他会由于泄露了非法获取澳大利亚旅游签证的过程而遭到猛虎组织的杀害或伤害。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案件和案情的意见

4.1 2010 年 11 月 12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案件和案情的意见。缔约国认为，由于申诉明显毫无根据，应宣布申诉不可受理。缔约国还称，关于受到猛虎组织酷刑的指控不符合《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应宣布不可受理。总之，缔约国认为申诉人的申诉没有依据，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如果申诉人被遣返斯里兰卡，切实存在可能遭受酷刑的危险。

¹ 申诉人依靠的是他母亲的书面证词，摘自马特莱医院警察局资料簿。

² 申诉人没有解释撤回申诉的原因。

4.2 缔约国首先概述了案件事实，随后说明了申诉人在国家层面遵循的诉讼程序，并且补充说明，澳大利亚移民事务部长于 2008 年 7 月 22 日表示，不会考虑对申诉人的案件行使部长干预，申诉人此后在澳大利亚属于非法居留。2008 年 11 月 20 日，申诉人被找到，随后被拘押在 Maribyrnong 移民拘留中心。申诉人在此后提出的三次部长干预请求均被驳回。2009 年 2 月 10 日，依据维多利亚酷刑幸存者基金会(一家非政府组织，又名基金会之家)的一位临床心理医生就申诉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出具的一份报告，总检察长办公室根据《移民法》第 417 条，向部长提出要求。2009 年 2 月 25 日，部长决定不予干预。2009 年 3 月 5 日，申诉人接到缔约国的通知，计划将于 2009 年 3 月 14 日将其遣返回国。

4.3 除了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申诉，申诉人还向澳大利亚高级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审查移民局官员拒绝将其 2009 年 5 月 27 日提出的部长干预申请转交移民事务部长的决定。申诉人被暂停遣返，2009 年 7 月 10 日，高级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申请。2009 年 10 月 14 日，部长对申诉人实施社区拘留。

4.4 关于申诉人提出的担心遭受斯里兰卡当局实施酷刑的指控，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没有证实确实存在可预见的、真实的个人风险。在申请庇护的过程中，申诉人依靠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专员)和非政府组织的文件来证明他的申诉——作为统一国民党和全国雇员工会的成员和组织者，他本人可能会受到斯里兰卡当局的虐待。2009 年发布的难民署准则表明，公开批评斯里兰卡政府的政治人物和官员可能会遭到斯里兰卡政府人士或亲政府的准军事团体采取的有针对性的行动，但申诉人依靠的其他材料表明，大多数严重事件都是针对选举候选人的。由于申诉人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他在离开斯里兰卡后继续参与统一国民党的政治活动，而且自他离开之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这些报告均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表明，申诉人一旦回到斯里兰卡，存在可能遭受酷刑的可预见的、真实的个人风险。

4.5 而且，随着斯里兰卡军队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之间的武装冲突于 2009 年 5 月结束，斯里兰卡的人权状况和安全局势得到改善，在此背景下，难民署在 2010 年发布的准则指出，不再需要“基于群体”的保护机制。但 2010 年准则指出，务必要记住，斯里兰卡的形势是不断变化的。³

4.6 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1 条的定义，申诉人遭受的待遇不属于酷刑。申诉人称，他的工作受到阻碍，遭受言语和身体暴力，个人物品被粗暴对待，财产被破坏，并受到死亡威胁。委员会过去曾判定，在没有其他加重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例如，在进行破坏时房屋内有人)，烧毁房屋不构成酷刑。⁴ 而且，申诉人向

³ 缔约国援引《难民署关于评估斯里兰卡寻求庇护者国际保护需求资格的准则》，2010 年 7 月 5 日(HCR/EG/SLK/10/03)，见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c31a5b82.html>。

⁴ 缔约国援引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161/2000 号来文，Dzemajl 等人诉南斯拉夫案，2002 年 11 月 21 日通过的决定，第 9.2 段。

堪培拉的难民署办事处提交了援助申请，但办事处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代表申诉人对于澳大利亚主管部门进行干预。

4.7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后，可以利用他与统一国民党的隶属关系，在国内其他地方重新安顿下来。实际上，统一国民党在全国各地都有强大的代表力量，并控制着申诉人所在地区的某些地方议会。缔约国注意到，委员会在以往的判例中曾经判定，假如某人能够在国内其他地方重新安顿下来，就不违反《公约》第3条。⁵

4.8 在申请庇护的过程中，难民审查法庭考虑到了申诉人是统一国民党的成员，曾参与全国雇员工会的活动，并且不时受到政治对手的骚扰；但法庭认为，这还不足以构成《难民公约》所指的迫害。难民审查法庭认为，人民解放阵线对于申诉人并非格外关注，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之后由于政见而受到迫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难民审查法庭认为，申诉人称他受到 L.A.先生的多次威胁，但这些威胁没有导致任何具体行动。至于招募成员，难民审查法庭认为这项指控不可信，政党假如强行招募从未表示效忠的某人成为党员，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4.9 缔约国指出，保护签证申请提供的信息与难民审查法庭听证会提供的信息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申诉人当时解释说，这些差异与他首次提交申请时的心理状态有关。但缔约国注意到，根据基金会之家在 2009 年 2 月 8 日提供的心理学报告，移民拘留中心的一些事件加重了申诉人的焦虑和抑郁，例如，签证被拒签和可能被遣返。缔约国还注意到，申诉人的案件中存在多处相互矛盾和疏漏之处，包括他在 2009 年 5 月 27 日第三次申请部长干预时首次披露的恐吓事件。2009 年 10 月 25 日的第二份报告表明，申诉人在申请庇护过程中向澳大利亚主管部门与基金会之家的心理医生分别讲述了他是如何获得澳大利亚签证的，但两次讲述之间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缔约国就此指出，这份报告与申诉人的第四次部长干预申请是一起提交的，日期为 2010 年 2 月 15 日，在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来文之后。

4.10 申诉人依靠他母亲提供的书面证词，取自马特莱医院警察局资料簿。这份证词称，2009 年 2 月，有人闯入申诉人母亲的房子，搜寻申诉人，财产被破坏，他母亲也受伤了。但这份证词与 Warakapola 警察局资料簿中的证词不符，后者是与日期为 2009 年 5 月 27 日的部长干预申请一起提交给澳大利亚移民主管部门的，其中没有提供关于政府参与其中的证据。与日期为 2010 年 2 月 15 日的部长干预申请一起提交的心理学报告也提到了这一事件，但报告中称行凶者是说泰米尔语的男子。关于所指行凶者的这一细节是首次提交给委员会。这些矛盾之处使得缔约国怀疑申诉人所提指控的真实性。从申诉人最初从事政治活动，到据称斯里兰卡政府官员对申诉人的母亲采取报复行动，两者之间隔了四年的时间，这令人怀疑两起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⁵ 缔约国指的是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245/2004 号来文，S.S.S.诉加拿大案，2005 年 11 月 16 日通过的决定，第 8.5 段。

4.11 申诉人称，猛虎组织可能对其实施酷刑，缔约国认为这项指控不符合《禁止酷刑公约》的规定，因而不可受理。申诉人提到的行为不属于《公约》第 1 条所述的酷刑范围，这是由于这些行为不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委员会在以往的判例中曾经判定，担心受到猛虎组织等非政府实体的加害，不在《公约》第 3 条涵盖的范围内。⁶

4.12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关于猛虎组织虐待他的指控明显缺乏根据，前后矛盾，不值得采信。申诉人的体检发现他身上有一处伤疤，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处伤疤是酷刑造成的。而且，申诉人对于基金会之家的心理医生没有提到过这处伤疤。申诉人还告诉心理医生，他曾被猛虎组织关押了三天；但在 2009 年 5 月 27 日和 6 月 4 日的部长干预申请以及向委员会提交的来文里，申请人说自己被关押了三周。在 2009 年 5 月 27 日和 6 月 4 日的部长干预申请中，申请人关于猛虎组织事件的描述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缔约国注意到，在难民审查法庭听证会期间，申诉人由一名有资质的译员协助，因而不能以语言不通来解释这些前后矛盾之处。

4.13 总之，自 2009 年 5 月斯里兰卡军队击败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以来，猛虎组织施加影响或犯下暴行的能力已经得到遏制。

申诉人对于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1 年 4 月 1 日，申诉人提交了评论。他称，医生诊断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重度抑郁症，这与他在斯里兰卡遭受的酷刑和创伤有关。⁷ 维多利亚酷刑幸存者基金会(基金会之家)的临床心理医生于 2009 年 2 月 8 日提交的报告指出，造成申诉人病情的真正原因是，申诉人切实认为，被遣返回国将危及他的性命，而且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康。另外四份医检报告也认为申诉人的心理疾病与其以往的经历有关，从而证实了这一结论。⁸

5.2 为解释他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他试图在澳大利亚申请保护的原因之一，申诉人提到了难民审查法庭的诉讼程序。申诉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但直到 2008 年被拘押到 Maribyrnong 移民拘留中心，才由专业的心理医生对他进行检查。在

⁶ 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138/1999 号来文，M.P.S.诉澳大利亚案，2002 年 4 月 30 日通过的决定，第 7.4 段。

⁷ 法医精神病学顾问 John Albert Roberts 博士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做出正式诊断(附在律师评论之后)。

⁸ 见 Maribyrnong 移民拘留中心专业支持服务部门 Vania Ambesi 于 2008 年 12 月 22 日做出的心理学报告；基金会之家临床心理医生 Guy Coffey 于 2009 年 2 月 8 日做出的报告；国际卫生和医学服务有限公司 Tony Falconer 博士于 2009 年 5 月 7 日做出的报告；新南威尔士州酷刑和创伤幸存者治疗和康复服务机构临床心理医生 Heyam Haddad 于 2009 年 10 月 25 日做出的报告；酷刑和创伤幸存者治疗和康复服务机构临床心理医生 Pearl Fernandes 于 2011 年 2 月 8 日做出的报告；以及，法医精神病学顾问 John Albert Roberts 博士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做出的报告。

审查他的保护签证申请时以及难民审查法庭在审理他的案件时，上述报告都还没有提交。医学报告说明，申诉人自抵达澳大利亚以来，一直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包括在难民审查法庭审理案件期间。⁹ 因此，申诉人后来受到的拘留和被强制遣返斯里兰卡的威胁可能加重了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非是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原因。

5.3 关于难民审查法庭听证会期间出现的前后矛盾和疏漏之处，2011 年 3 月 17 日的医学报告指出，在盘问等情况下，申诉人集中注意力和良好表现的能力不仅会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重度抑郁症受到影响，而且还会因为所讨论的问题引发忧虑，进而影响到他做出连贯和准确叙述的能力，有必要根据这一点对于申诉人在陈述中出现的明显矛盾之处进行评估。但是，难民审查法庭在审查申诉人陈述中的前后矛盾和疏漏之处时，并没有考虑到申诉人的心理疾病。难民审查法庭仅仅认定，申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应向法庭提交医学证据。

5.4 申诉人称，难民署 2009 年颁布的准则适用于他的案件。该准则确认，据认为反对政府政策的僧伽罗人以及公开批评政府的政治人物和政党官员，可能会遭到斯里兰卡政府人士或亲政府的准军事团体采取的有针对性的行动。¹⁰ 考虑到申诉人在统一国民党内曾经公开批评斯里兰卡政府，并且曾经担任工会抗议和集会活动的领导人，难民署的准则证明了他有可能遭受针对性行动的申诉。缔约国在意见中引用了难民署在 2010 年颁布的准则，指出对于北部地区的泰米尔人不再需要采取此前建议的“基于群体”的保护措施和资格“推定”（仅仅基于“滥杀滥伤”危险）。但考虑到申诉人并非逃离普遍暴力的北部地区的泰米尔人，很难理解引用这项准则与申诉人的申诉之间有何关联。

5.5 关于斯里兰卡当前的人权状况，申诉人认为仍然存在镇压气氛和有罪不罚现象，斯里兰卡政府安全机关将目标对准了斯里兰卡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工会成员和反对党的活动分子。¹¹ 联合王国内政部不久前就申诉人原籍国提出的一份报告指出，2009 年 7 月和 8 月南部省份竞选活动期间以及 2010 年 11 月总统竞选开始以来，人民解放阵线的办公室和竞选人员频频受到袭击。¹²

5.6 关于个人风险，申诉人重申他的指控，并称，由于他在政治和工会活动，斯里兰卡政府中的政敌已将其视为眼中钉。申诉人陈述的事件包括：在集会上受

⁹ 申诉人指的是基金会之家临床心理医生 Guy Coffey 于 2009 年 2 月 8 日做出的报告和新南威尔士州酷刑和创伤幸存者治疗和康复服务机构临床心理医生 Heyam Haddad 于 2009 年 10 月 25 日做出的报告。

¹⁰ 申诉人指的是《难民署关于评估斯里兰卡寻求庇护者国际保护需求资格的准则》，2009 年 4 月，第 23 至 26 页，见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9de0b6b2.html>。

¹¹ 除其他外，申诉人指的是人权观察组织，《2011 年世界报告：斯里兰卡》，2011 年 1 月；联合王国内政部，《业务指南要点：斯里兰卡》，2011 年 3 月(OGN v 11.0)；REDRESS 组织，《亚洲人权委员会、酷刑受害人康复和研究中心以及 REDRESS 组织向联合国斯里兰卡问题专家小组提交的报告》，2010 年 12 月 15 日。

¹² 联合王国：内政部，《原籍国信息报告——斯里兰卡》，2010 年 11 月 11 日。

到一群人的攻击，其中包括一名斯里兰卡政府成员；政治暴徒到他家里搜查他，其中包括一名斯里兰卡政府成员；斯里兰卡自由党和人民解放阵线成员将他关押起来，并用电线对他进行殴打；多次遭受口头死亡威胁；一名斯里兰卡政府成员用枪对他进行威胁；2009 年，政治暴徒又一次到他母亲家里(他以前的住所)搜查他，他的母亲在此次事件中受伤；以及，房屋随后被烧毁。

5.7 申诉人还提交了新的证据，斯里兰卡议会反对党首席秘书 2011 年 2 月 12 日的一封信以及全国雇员工会统一国民党工会总书记 2011 年 3 月 10 日的一封信，这些信函说明了申诉人在工会的职责，并指出假如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生命会受到威胁。

5.8 关于缔约国称堪培拉的难民署区域办事处宣称不干预他的案件，申诉人称，这项意见是在他获得充分协助之前做出的，很难对其进行评论，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来支持这一决定。申诉人还补充说，没有向难民署提交关于他患有心理疾病的相关资料。

5.9 申诉人称，在当前局势下，反对派活动分子遭到镇压，当局利用紧急状态权力关押被视为反政府的人士，在此情况下，要在斯里兰卡国内的其他地方重新安顿下来是不可能的。考虑到政府对国内各地的严密控制，国内重新安置无法避免遭受迫害的风险。

5.10 关于酷刑留下的疤痕，新南威尔士州难民保健服务机构 2011 年 3 月 14 日的医学报告证实，申诉人的脖子左侧、右侧腹、左骨盆上方以及腰椎都有伤疤。医生无法就造成这些伤疤的确切时间或原因发表意见，但这些疤痕均属旧伤。2011 年 3 月 17 日的医学报告证实，申诉人背部下方和腹部有伤疤，与所指称的创伤一致。

5.11 关于指称的申诉人在向澳大利亚主管部门讲述他如何获得澳大利亚签证以及日后于 2009 年 10 月 25 日向心理医生提供的相关信息之间前后矛盾之处(上文第 4.9 段)，应考虑到撰写心理学报告的目的和方式。心理学报告不以调查为目的，而是旨在协助治疗。申诉人无从查看报告的内容，由于没有为此目的得到译员的协助，可能会出现误解。

5.12 正如缔约国注意到，同一份报告指出，申诉人母亲的房屋被毁，并确认所指行凶者是说泰米尔语的男子，这与提供给澳大利亚主管部门的信息相互矛盾。申诉人称，他和心理医生之间可能出现了误解，因为在访谈期间提到了两起不同的事件，分别是申诉人和他的妻子在 Gokarella 租住的房屋遭到入侵以及申诉人母亲的财产遭到破坏。¹³ 与缔约国的论点相反，后者与申诉人在离开斯里兰卡之前遭遇的其他骚扰事件是分不开的。

5.13 关于申诉人称受到猛虎组织的酷刑，申诉人承认，2009 年猛虎组织被击败，遏制了其施加影响力或犯下暴行的能力。而且，从整个猛虎组织的优先重点

¹³ 申诉人在 2009 年 5 月 27 日的陈述中提到了这两起事件。

来看，不可能将申诉人作为高度优先的复仇目标。但申诉人确实担心，与他有私人关系并且与猛虎组织有联系的那些人以及在这个圈子里的其他人假如知道申诉人返回了斯里兰卡，可能会想伤害他。关于猛虎组织作为非国家行为者的地位，《禁止酷刑公约》第 1 条也提到了在公职官员的“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行为。考虑到申诉人面临来自斯里兰卡政府本身的危险，可以预见，假如申诉人向政府告知他的困境和恐惧(关于猛虎组织的攻击)，斯里兰卡政府不会积极保护他。

5.14 关于申诉人曾经被猛虎组织关押的前后矛盾之处(上文第 4.12 段)，与缔约国的声称相反，申诉人的律师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致移民和公民事务局的信件证实，申诉人没有让基金会之家的心理医生看他的伤疤，移民和公民事务局当时对相关说明表示满意。¹⁴ 申诉人认为，缔约国指出的许多前后矛盾之处与他的英语不佳以及当时已经遭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关。

缔约国的进一步意见

6.1 2011 年 12 月 16 日，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提供的新资料并未包含证明其申诉可予受理的任何证据。申诉人严重依赖难民署在 2010 年发布的斯里兰卡问题准则；但该准则主要是指针对人权活动分子和新闻记者的暴力行为。¹⁵ 难民署的准则并没有具体说明工会成员和统一国民党的支持者有可能面临斯里兰卡政府当局的暴力行为。

6.2 关于斯里兰卡的总体形势，近期报告表明，自从斯里兰卡军队与猛虎组织之间的武装冲突于 2009 年 5 月结束以来，人权状况和安全形势都有好转。关于就《公约》第 1 条而言可能构成酷刑行为——在斯里兰卡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的同意或默许下——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被怀疑为猛虎组织的同情者或行动人员。¹⁶ 自申诉人在 2005 年离开斯里兰卡至今，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在 2010 年 1 月总统大选期间，统一国民党的成员之所以成为攻击目标，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统一国民党的成员，还因为他们是左翼僧伽罗民族主义人民解放阵线或泰米尔民族联盟的成员，而申诉人则不属于这种情况。

6.3 申诉人提供了两封信件：一封来自统一国民党的一名议员，另一封来自全国雇员工会总书记。这些信件证实了申诉人曾经参与统一国民党和全国雇员工会的活动，但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证明申诉人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个人风险，可能遭受斯里兰卡当局的酷刑。例如，除这些信件只是笼统地提到“政治治安维持团体”和“政敌”，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人可能会伤害申诉人。总的来说，申诉人近日提供的国家资料和信件仅仅表明，假如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由

¹⁴ 见移民和公民事务局 2009 年 6 月 19 日记录，申诉人评论附件 R。

¹⁵ 缔约国指的是《难民署资格准则》，2010 年 7 月 5 日(HCR/EG/10/02)，第 6 至 7 页。

¹⁶ 除其他外，缔约国指的是美国国务院《2010 年国别人权报告——斯里兰卡》，2011 年 4 月 8 日。

于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可能会面临一般性伤害风险，但并没有说明申诉人可能会受到来自斯里兰卡当局的人身伤害。

6.4 申诉人称，他无法在斯里兰卡境内获得重新安置，并利用联合王国内政部业务指南要点里的结论来证明这一申诉，大意是，被视为斯里兰卡反政府派别的积极分子或有影响力者有可能受到国家迫害。但这一结论主要针对的是记者、律师、人权活动分子以及当前政治反对派——萨拉特·丰塞卡将军领导的联盟——的支持者，该政治联盟与申诉人在斯里兰卡时支持的统一国民党有着不同的组成部分。最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假如申诉人返回马特莱区(申诉人生活过的地方，位于斯里兰卡中南部)，有可能受到斯里兰卡当局的酷刑。斯里兰卡的主要动荡地区是与猛虎组织发生内部冲突的北部和东部。

6.5 关于提交给委员会的心理学报告，仅仅能够证明申诉人曾经经历过某些创伤(缔约国认为这并非斯里兰卡政府的酷刑所致)。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证明，假如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将立即面临斯里兰卡政府对其施加酷刑的风险。2011年4月1日的心理学报告指出，申诉人当前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是与当前的困境(社区拘留)以及围绕保护签证申请的不确定性有关。报告指出，他回忆起自己曾经被猛虎组织监禁的情况，没有任何新的证据表明申诉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与斯里兰卡政府当局实施的酷刑有关。缔约国承认，申诉人的心理疾病史与其当前受到拘押有关，但申诉人在陈述其在斯里兰卡的经历方面存在的困难以及后来提供的心理学证据并不能对其申诉的是否真实可信产生实质性影响，申诉人称，假如返回斯里兰卡，他将面临遭受酷刑的真实的个人风险。

6.6 医学报告证明，申诉人身上有疤痕，但这些报告并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实这些疤痕是由反对统一国民党的团体造成的，并且这些群体隶属于斯里兰卡政府或是代表政府行事，也没有证明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后将面临遭受酷刑的个人风险。

6.7 申诉人认为，其受到猛虎组织酷刑的申诉是可予受理的；但缔约国认为，申诉人的评论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表明自从他到达澳大利亚后，当前继续存在受到猛虎组织酷刑的真实的个人风险，因此，申诉人的指控毫无理由。

申诉人提供的进一步资料

7.1 2012年3月21日，申诉人向委员会提交补充文件，其中包括数篇报纸文章，称据说曾经用枪威胁过申诉人的政府官员 L.A.先生在据称绑架和攻击三人后，于2010年8月向警方投降。另一篇日期为2011年3月28日的文章称，在那次事件之后，L.A.先生再次当选为马特莱区 YatawattaPradeshiyaSbha 主席。最后一篇日期为2011年2月1日的文章表明，L.A.先生作为统一人民自由联盟候选人，参加了2011年3月举行的地方政府选举。申诉人证实，上述资料均未提交给澳大利亚移民主管部门。

7.2 2012 年 4 月 27 日，申诉人提交了埃德蒙·赖斯中心¹⁷ 关于就申诉人的处境对斯里兰卡进行调查的报告，报告载有与人权律师、反对派高层、政治人物、工会官员及其他人的谈话。这份报告证明了申诉人陈述的可信度，申诉人将面临政府行为者对其施加酷刑的严重风险，包括 L.A.先生或其他通过政府政党的工会隶属于政府的人士。这家非政府组织的小组会见了斯里兰卡议会反对党首席秘书(见上文第 5.7 段)，后者称，政府持续追捕政敌，在选举结束后，掌权的政党骚扰反对派的支持者，以惩罚他们支持政治对手。与全国雇员工会高层代表进行的谈话证实，申诉人身上的伤痕是用电缆抽打和其他形式的羞辱造成的，目的是迫使申诉人服从总统。统一国民党政治报复委员会正在调查申诉人的申诉。埃德蒙·赖斯中心的报告指出，申诉人还面临其他风险，假如寻求庇护失败，他可能被怀疑与猛虎组织有联系。

7.3 鉴于缔约国与斯里兰卡当局在打击寻求庇护者偷渡方面保持联系，申诉人担心他在 2006 年 5 月提供给澳大利亚政府的资料可能已经被提供给斯里兰卡当局。假如缔约国将申诉人遣返斯里兰卡，他一抵达国际机场就会受到当局的盘问，包括刑事调查局，该机构可能会监禁和审讯他。人权观察组织等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多份报告证实，斯里兰卡当局通常会动用刑讯，包括对于抵达国际机场的被遣返回国的寻求庇护者。¹⁸ 根据从澳大利亚回到斯里兰卡后遭受监禁和酷刑的未获成功的寻求庇护者的个人陈述，埃德蒙·赖斯中心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很可能面临类似的酷刑风险。据称，科伦坡刑事调查局使用的酷刑包括钝性创伤、(用熔化的金属)烧灼、悬吊、性骚扰、强奸和假处决。¹⁹ 由于申诉人在离开斯里兰卡前后确实与猛虎组织有过联系，他作为一名返回的寻求庇护者在受审时遭受酷刑的风险加剧。

7.4 酷刑和创伤幸存者治疗和康复服务机构的报告指出，由于申诉人存在严重的心理疾病，他在受到刑事调查局等当局审讯时更可能存在困难。²⁰ 他的创伤史将使严重缺乏专业知识的警察极易对其产生怀疑。²¹

7.5 2012 年 11 月 14 日，申诉人提交关于来文可否受理的补充性说明材料。他认为委员会应接受的新证据，因为他的境况不同于委员会先前基于未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而做出的不可受理的裁定。而且，由于斯里兰卡政府会“默许”个人行为者故意施加痛苦或折磨，委员会应受理关于协助他进入澳大利亚的猛虎组织成员对其实施酷刑的申诉，这样一来，申诉便符合《公约》第 3 条的范围。

¹⁷ 埃德蒙·赖斯中心在四个业务领域内从事广泛的项目和活动，包括研究、社区教育、宣传和网络化(见 <http://www.erc.org.au/>)。

¹⁸ 见人权观察组织，《英国：停止将泰米尔人驱逐回斯里兰卡——关于遣返后立刻遭到逮捕和酷刑的可信指控》，2012 年 2 月 25 日。

¹⁹ 见免受酷刑组织，《免受酷刑组织于 2011 年 11 月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的审查斯里兰卡结论性意见的后续报告》。

²⁰ 申诉人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进一步向委员会提交的资料所附报告。

²¹ 申诉人引用埃德蒙·赖斯中心的报告(第 3 页第 13 段)(见上文)。

7.6 申诉人注意到，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裁定证据不可受理，其裁定依据均是申诉人此前就掌握这些证据，但却选择了不将这些材料提交给国内主管部门²² 和/或由于新的材料或其他原因，申诉人尚有其他国内补救办法可用。²³ 在这起案件中，申诉人提交的新证据在他最初寻求国内补充办法时尚不可用，因而当初不可能向澳大利亚主管部门提供。而且，新证据并没有使得申诉人有权向澳大利亚提出新的申请或是要求复审其申请或再次举行听证会。申诉人唯一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是根据 1958 年《移民法》(英联邦)第 48B 条或第 417 条实施部长干预。

7.7 但这种办法属于高度自由裁夺、非强制性、不可复审，而且不可能带来有效的补救，因而不属于《公约》要求用尽的补救办法。

缔约国提交的其他资料

8.1 2013 年 5 月 6 日，缔约国就申诉人关于在所指称的斯里兰卡当局默许下受到猛虎组织酷刑的辩论做出评论。它提到委员会第 2 号一般性意见，根据该一般性意见，同意或默许酷刑由两个要素构成：(1) 国家或其官员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非国家行为者或私人行为者正在实施酷刑或虐待行为；和(2) 国家及其官员未能恪尽职责来防止、调查、检举和惩罚这些非国家行为者。²⁴

8.2 鉴于上述条款，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未能在这一方面证明他的申诉。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提交的材料列出了猛虎组织 2005 年 8 月进行的所指酷刑行为，但并没有提到或表明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认识到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将要或者已经造成所指的酷刑行为，或者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未能恪尽职责来防止、调查、检举或惩罚所指的酷刑行为。例如，申诉人并未指称他尝试就所指的猛虎组织酷刑行为向斯里兰卡官员报警，或者斯里兰卡官员知道所指的酷刑而未能进行调查。因此，所指的猛虎组织于 2005 年 8 月进行的酷刑行为不能说是国家默许之下的。

8.3 而且，申诉人提交的材料不能证明他关于斯里兰卡政府会默许猛虎组织在他返回斯里兰卡后进行酷刑行为的申诉。申诉人仅仅声称，斯里兰卡政府不可能积极寻求保护他，他依靠关于他面临受到斯里兰卡政府迫害的风险这一单独诉状来证明他的诉称。缔约国认为这一论点是推测性的，不符合委员会第 2 号一般性意见关于证明“默许”的规定。除了申诉人关于面临受到斯里兰卡政府迫害风险的诉状缺乏理据，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说明斯里兰卡政府如何会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申诉人面临受到猛虎组织酷刑的风险。申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斯

²² 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399/2009 号来文，F.M-M 诉瑞士案，2011 年 5 月 26 日通过的决定；第 364/2008 号来文，J.L.L.诉瑞士案，2012 年 5 月 18 日通过的决定。

²³ 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35/1995 号来文，K.K.H.诉加拿大案，1995 年 11 月 22 日通过的决定；第 30/1995 号来文，P.M.P.K.诉瑞典案，1995 年 11 月 20 日通过的决定；第 365/2008 号来文，S.K.和 R.K.诉瑞典案，2012 年 1 月 16 日通过的决定。

²⁴ 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执行《公约》第 2 条问题的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08 年)，第 18 段。

里兰卡政府通常同意或默许猛虎组织的酷刑行为。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像先前提交材料里所提到的那样面临猛虎组织酷刑的风险。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9.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22 条确定来文可否受理。

9.2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9.3 委员会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来文的可受理性，申诉人充分说明了事实和委员会做出决定的基础。关于缔约国辩称，来文的属事管辖具有不可受理性，委员会认为，由于该问题与案件的理据联系在一起，委员会不会在可受理阶段对它进行处置。委员会最后指出，缔约国并未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质疑来文的可受理性。

9.4 据此，委员会未发现来文的可受理性存在任何障碍，因此，它宣布来文可予受理。

审议案情

10.1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结合有关各方提供的资料对来文进行了审议。

10.2 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遣返斯里兰卡是否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3 条承担的义务，即，不将个人驱逐或遣返(驱回)到有实质性理由相信其将面临酷刑危险的另一国家。

10.3 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认为申诉人在返回斯里兰卡后会有遭受酷刑的人身危险。在评估这种危险时，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3 条第 2 款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有关国家是否一贯存在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形。但是，委员会回顾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有关个人归国后其本人是否有可以预见和真实的遭受酷刑的风险。

10.4 委员会回顾其第 1 号一般性意见²⁵指出，在评估酷刑危险时，绝不能仅仅依据理论或怀疑，但是，不必证明这种危险极有可能发生；只要这种危险是亲身面临和切实存在的就足够(第 6 段和第 7 段)。在这方面，在先前决定中，委员会已确立，酷刑风险必须是可预见、真实和亲身的危险。委员会回顾，根据第 1 号一般性意见的规定，委员会对有关缔约国机关所作的调查结果给予相当重视，但同时，它并不受这些调查结果的约束；相反，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的规

²⁵ 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结合第 22 条执行《公约》第 3 条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1997 年)(不驱回和来文)。

定，委员会有权在每个案件的全部情节基础上对事实进行自由评估(第 9 段)。委员会还回顾，来文撰文人有责任提出可以论证的案件(第 5 段)。

10.5 关于申诉人如被遣返斯里兰卡可能面临遭受政府官员酷刑的危险，委员会指出，申诉人指称，因为他是统一国民党的一名积极工会成员，过去曾被政府官员用枪指着受到骚扰和威胁。委员会特别指出所指行凶者 L.A.先生的个人情况，据申诉人称，此人曾因为申诉人的政治活动骚扰他并用枪挟持和威胁他。L.A.先生还曾因为杀害统一国民党成员被监禁；他于 2012 年 8 月在据称绑架和攻击过 3 人之后向警察投降；后来再次当选为马特莱区 Yatawatta Pradeshiya Sbha 主席。委员会还指出，L.A.先生据报道于 2011 年 3 月作为统一人民自由联盟候选人参加了地方政府选举。

10.6 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所指称的危险是可预见、真实和亲身的危险。委员会特别指出，申诉人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重度抑郁症与其在斯里兰卡遭受的创伤有关这一事实。委员会还指出，埃德蒙·赖斯中心的报告证实他对于遣返斯里兰卡后会受到酷刑和迫害的担忧是有充分根据的。缔约国不能证明申诉人提交的证据有假。

10.7 维多利亚酷刑幸存者基金会(基金会之家)临床心理医生 2009 年 2 月 8 日的报告声称，申诉人病情根源是他相信——这种相信看起来是有真实依据的——如果被遣返，他的生命将陷于危险之中，以及对其家人安康的担忧。另外四份医检报告也将他一直以来的心理疾病与其过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证实了这一结论。关于身上的酷刑痕迹，新南威尔士州难民保健服务处 2011 年 3 月 14 日的医检报告证实，他的脖子左侧、右侧腹、左骨盆上方以及腰椎都存在伤疤。尽管这些伤疤不是最近形成的，医生无法就造成这些伤疤的确切时间或原因发表评论。2011 年 3 月 17 日的医检报告证实，申诉人背部下方和腹部存在伤疤，这些伤疤与所指称的创伤是一致的。

10.8 关于埃德蒙·赖斯中心 2012 年 4 月 27 日提交的报告，委员会认为申诉人的陈述是可信的，他将面临受到政府行为者酷刑的严峻风险，包括 L.A.先生或其他通过政府政党的工会隶属于政府的人士。该非政府组织的团队会见的斯里兰卡议会反对党首席组织秘书(见上文第 5.7 段)称，政府坚持追捕政治对手，在选举之后，掌权的政党对反对派支持者进行骚扰，以惩罚他们支持其政治对手。与全国雇员工会高层代表进行的谈话证实，当时指出的申诉人身上的伤痕是用电缆和其他形式的“羞辱”造成的，旨在迫使他尊崇总统。统一国民党政治报复委员会正在调查申诉人的申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已知的结果。埃德蒙·赖斯中心的报告还声称，申诉人还面临其他风险，如果他寻求庇护失败，可能被怀疑与猛虎组织有联系。缔约国同样没有就申诉人提出的这些问题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特别是，没有对上述报告提出的指称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

10.9 而且，委员会审议了缔约国关于撰文者的申诉是关于非国家行为者因而不属于《公约》第 3 条所涵盖范畴的辩称。²⁶ 但是，委员会回顾，在先前决定和第 2 号一般性意见中，委员会已经处理过面临非国家行为者酷刑风险的案件，根据《公约》规定，缔约国一方不恪尽职责来干预和阻止虐待是不被容许的。²⁷ 在当前来文里，委员会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远远不止是面临非国家实体酷刑的风险。委员会评估了关于斯里兰卡始终存在着广泛使用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指控报告²⁸，以及与撰文者经历类似的寻求庇护者在申请未获成功后受到虐待的报告，²⁹ 并认为，除了猛虎组织的酷刑——医检报告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申诉人还受到政府当局的不断骚扰和威胁，包括死亡威胁，随着他进一步提出申诉，这种虐待会加剧。

10.10 鉴于上文所述，基于所有提交给委员会的信息，禁止酷刑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有充分理由可据以相信，如果申诉人被驱逐回斯里兰卡，他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可预见、真实和亲身的危险。委员会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将申诉人驱逐回斯里兰卡将构成对《公约》第 3 条的违反。

11. 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不将提交人强制遣返斯里兰卡或任何使他面临被驱逐或遣返斯里兰卡的真实风险的其他国家。根据议事规则第 118 条第 5 款，委员会请缔约国，在转交本决定之日起的 90 天之内，通报委员会缔约国根据上述意见所采取的行动。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²⁶ 除其他外，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177/2001 号来文，H.M.H.I. 诉澳大利亚案，2002 年 5 月 1 日通过的决定，第 6.4 段；第 218/2002 号来文，Chorlango 诉瑞典案，2004 年 11 月 22 日通过的决定，第 5.2 段。

²⁷ 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379/2009 号来文，Bakatu-Bia 诉瑞典案，2011 年 6 月 3 日通过的决定，第 10.6 段；第 322/2007 号来文，Njamba 和 Balikosa 诉瑞典案，2010 年 5 月 14 日通过的决定，第 9.5 段；另见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08 年)，第 18 段。

²⁸ 见 CAT/C/LKA/CO/3-4，第 6 段。

²⁹ 见 CAT/C/GBR/CO/5，第 20 段。